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东亚汉文写本学;书籍史;抄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79X(2024)03-0119-11

A New Field fo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of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IAN Dong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s in classical Chinese preserved outside of China, among which are either lost collected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 have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extant versions. Therefore, literary manuscripts in classical Chinese outside of China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field fo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the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have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re collected in public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ies, private libraries, temples, and individuals in Japan. Since the Edo period,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se materials, which are included in series of books such as *Isson Sosho*, *Guyi Congshu*, *Kyoto Tekoku-daigaku Bungakubu Kyushohon*,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lso carried on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u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materials that have not been focused on.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overall investigation, editing, and cataloging on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n Sinographic manuscripts" and book

收稿日期:2023-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古代文集日本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编号:2018VJX025)
作者简介:卞东波(1978—),男,江苏南京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域外汉籍研究。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n-depth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so-called Shomono manuscript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of Japan.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works; Japanese manuscripts; East Asian Sinographic manuscript studies; book history; Shomono

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之时,学者们总会谈到古代集部文献的域外刻本,学术界对和刻本、朝鲜版汉籍也研究日多。其实中国古代文集在东亚很多情况下是以写本的形式流传的,而且域外汉文写本文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重视。与印本化一为万的传播方式相比,写本一般深藏书库人未识。印本由同一模板印刷而成,几乎百书一面,而每一部写本因为抄写的人不同,其呈现的面貌也千差万别,可以说每一部写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生命。21 世纪的今天早已进入数码电子时代,印刷书刊的阅读量已在下降,更遑论手写的文本。但写本与印本相比,无疑充满了人文色彩:点划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书写者抄写时的态度和心绪,甚至修改涂抹之处,也让我们看到书写之际的历史瞬间。中国学术界从前对敦煌、吐鲁番的写本关注较多,而对东亚汉文化圈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诸地留存的汉文写本文献关注不够。

2019 年 12 月,杭州西泠拍卖公司公开拍卖了日本流入的《王勃集》写本残片。据学者研究,新见的《王勃集》写本与日本所藏的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属卷二十八[①]。2020 年 10 月,一卷传为南北朝末至隋代的《论语疏》写本在庆应义塾大学公开(2017 年已入藏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这是现存除佛经之外,最古老的写本文献[②]。这两种新发现的文献是日本所藏汉籍的中国写本,其实更大宗的是中国典籍的日本写本。现在敦煌写本已经编号到 7 万多号,而域外汉文写本之数量难以估算,可能并不亚于敦煌写本。中外学者也注意到域外汉文写本的价值,并启动了相关研究[③]。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中国文集日本写本是一座亟待开发和利用的富矿,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一、典藏:日本公私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文集写本

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主要见藏于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日本大部分藏书机构都已经公布了馆藏的汉籍分类目录,有些藏书机构还将收藏的资料数码化,上传到互联网,供全球研究者免费使用。如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下简称"内阁文库")、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已经将其部分藏书扫描上网,而且还在持续更新之中,这其中就包括很多中国文集日本写本。

白居易是平安时代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日本流传着多种《白氏文集》日本古写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文集抄》写本不但保存了《白氏文集》唐写本的面貌,而且是《白氏文集》日本最早的注本[④]。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还藏有两部南宋诗僧释善珍文集《藏叟摘稿》的写本(其中一部传为策彦周良的自笔本,另一部抄补在五山版之前)。《藏叟摘稿》原书已在中国失传,现有五山版、宽文版两种和

① 关于新出《王勃集》残片之价值,参见道坂昭廣:《王勃〈陸錄事墓誌〉の斷簡につい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15 号,2021 年;金程宇:《新出唐写本王勃〈陆录事墓志〉及其价值》,《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第 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

② 参见住吉朋彦:《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论语疏〉卷六概述》(陈捷译)、种村和史:《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论语疏〉卷六的文献价值——通过校勘发现的特征》,皆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3、24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③ 如 2013—2018 年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主持了日本的基盘项目"中国典籍日本古寫本の研究",每一年都发布一份研究报告书,刊载了诸多有关日本写本的研究论文。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主持了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至 2023 年已先后主办了六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2018—2023 年,京都大学道坂昭广教授主持了日本的基盘项目"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研究の精密化と国際的情報発信",目前已经发布了三份研究报告书。京都大学永田知之教授主持了日本的基盘项目"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の書誌学的研究"(2023—2028)。另外,2014 年 3 月,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东亚汉籍研究:以日本古钞本及五山版汉籍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玉才、潘建国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

④ 参见太田次男:《国立国会図書館藏『文集抄』》,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東京:勉誠社,1997 年;李晓红、汤梦茹:《白居易诗的初注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文集抄〉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26 辑,北京:中华书局,2023 年。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刻本。这两部写本皆是室町时代的写本,抄写的底本是五山版,也保存了《藏叟摘稿》宋本的原貌。

内阁文库前身是德川幕府的官方藏书机构,收藏了大量汉籍,所藏中国文集日本写本数量颇多,其中就有不少珍贵的资料。如宋王伯大的《昌黎先生集音释》、宋方岳的《分类秋崖先生诗稿大全》、元代色目诗人金哈剌的《南游寓兴集》、元末明初释守仁的《梦观集》、明瞿佑的《乐全诗集》,这些文集在中国皆已失传(或部分失传),内阁文库所藏写本对于深化中国文学史研究颇有助益。宋元之际文学评点家刘辰翁所作的《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元刻本已经失传,但该本曾东传到朝鲜。在朝鲜有申子桥跋刊的木板本和甲辰字活字本,内阁文库藏有申子桥跋刊本的写本,从中可见该书在中、朝、日三国流传的轨迹①。宋诗话《韵语阳秋》有宋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宋本前有徐林序、沈洵序以及作者葛立方的自序,但内阁文库所藏的写本还有葛立方侄子葛郯的序,有助于研究《韵语阳秋》的成书和刊刻②。

日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写本文献价值颇高。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为例,该馆庋藏不少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如平松文库藏有南宋萧澥编、孔汝霖校的宋代僧诗总集《中兴禅林风月》无注本的写本,清家文库藏有清原宣贤笔写的唐胡曾撰、宋胡元质注的《新板增广附音释文胡曾诗》写本。其他大学图书馆亦藏有丰富的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如金文京在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发现张逢辰《菊花百咏》、郭居敬《百香诗选》、韦珪《梅花百咏》及佚名《新刊精选吟咏百花诗集》③等书的日本写本,以上有 3 种书已经在中国失传。此外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还藏有郭居敬所撰的《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写本④,该写本与现存的明刻本略有差异。近来学者还在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发现另一种郭居敬《廿四孝诗》写本⑤。

日本公私文库所藏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亦有特色。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收藏了大量宋元善本,同时也有不少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如户崎淡园所著的《李峤咏物诗解》是现存唯一的日本古代学者对李峤《百咏诗》的注释,且为孤本⑥。位于神奈川县的金泽文库则藏有著名的《文选集注》古写本残卷,东京的东洋文库亦藏有《文选集注》古写本残卷,最近出版了高清影印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则藏有室町时代《中兴禅林风月集注》、任渊《山谷诗集注》、魏庆之《诗人玉屑》写本,以及佚名所编的大型中国诗歌总集《学者旅亭分韵集诸家诗卷》写本等。

日本的寺院是汉籍收藏的重要场所,但因为寺院藏书不对外开放,外人很难一窥其详。不过,日本一些寺院与研究机构合作,陆续披露了藏在深山古寺中的珍稀资料。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如金刚寺所藏的镰仓末期《游仙窟》有注本写本,醍醐寺、真福寺所藏《游仙窟》无注本写本都是研究唐代小说的珍贵文献⑦。日本古寺所藏汉籍尤以京都建仁寺两足院为冠。建仁寺是日本临济宗的大本寺,从室

---

① 除了江户写本之外,南原刊本《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诗集》在朝鲜亦有甲辰字翻刻本以及朝鲜万历乙酉年(1585)写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在日本有元禄三年(1690)和刻本。关于此书与东亚书籍交流,参见이유리:《조선본『須溪先生批點孟浩然集』의 17세기 일본 수용》,《民族文学史研究》第 77 辑,2021 年。关于其版本更详细的研究,参见张新雨:《珍稀汉籍〈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东亚版本论考》,《古典文献研究》第 26 辑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 年。

② 参见芳村弘道:《〈韵语阳秋〉传本考》,杨明译,《古籍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③ 参见金文京:《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元朝郭居敬〈百香诗选〉等四种百咏诗简考》,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 年;杨铸:《日本抄本郭居敬〈百香诗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 年第 2 期;金文京:《龙谷大学藏元郭居敬〈百香诗选〉续考》,载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

④ 影印本见郭居敬撰、禿氏祐祥解说:《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詩選》,大阪:全國書房,1946 年。关于《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刊本与写本以及诸本之关系,参见宇野端木:《元・郭居敬撰『全相二十四孝詩選』系諸本の成立と展開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77 册,2020 年。桥本草子对《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有系列研究,参见橋本草子:《「全相二十四孝詩選」と郭居敬——二十四孝図研究ノート》,《人文論叢》第 43 号,1995 年;橋本草子:《『孝行録』と『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所収說話の比較——二十四孝図研究ノート》(その 2),《人文論叢》第 44 号,1996 年;橋本草子:《『全相二十四孝詩選』と郭居敬(承前)——二十四孝図研究ノート》(その4),《人文論叢》第 55 号,2007 年;橋本草子:《日本に於ける『全相二十四孝詩選』の受容》,《集刊東洋学》第 100 号,2008 年。

⑤ 参见橋本草子:《慶応義塾大学斯道文庫藏寫本「廿四孝詩」について》,《人文論叢》第 56 号,2008 年。

⑥ 影印本见卞东波编:《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第 5 辑第 1 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年。

⑦ 東野治之编:《金剛寺本遊仙窟》,東京:塙書房,2000 年。醍醐寺康永三年(1344)写本,有日本古典保存会 1926 年影印本;名古屋真福寺文和二年(1353)写本,有日本贵重古籍刊行会 1954 年影印本。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町时代就收藏、抄写了大量汉籍,包括很多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抄物”①。笑云清三所编的《四河入海》是日本苏轼诗歌注本的集成之作。笑云的自笔本现藏于京都东福寺,然已残缺,目前流行的是江户初年的古活字本,该本在排印过程中留下不少讹误,但两足院所藏的《四河入海》古写本不但完整,且讹误较少。两足院所藏的山谷诗抄物月舟寿桂所著的《山谷幻云抄》写本引用了五山时代禅僧惟肖得岩、江西龙派、瑞岩龙惺、瑞溪周凤、希世灵彦、兰坡景茝、天隐龙泽、正宗龙统、万里集九、横川景三、桂林德昌、祖溪德浚,以及月舟寿桂本人共 13 家注释②,可谓日本中世时期对山谷诗解说的集成,对于研究山谷诗在五山时期的流传以及五山文学对宋代文学的接受皆有重要意义。

日本一些私人手中也收藏了不少珍贵的汉籍写本。201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增补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其中收录了一些新见的《文选集注》残片,主要是横山弘、佐藤道生先生收藏的。

二、整理:从东亚学术史看中国文集日本写本

从江户时代开始,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日藏写本的价值,陆续做了不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

林衡(号述斋)是江户时代林家第八代“大学头”,内阁文库保存着其批校的不少中国文集写本,如罗椅等编的《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刘辰翁的《刘须溪先生记钞》、吴与弼的《康斋先生文集》、朱之蕃的《咏物诗》、张伯行编的《新编濂洛风雅》等。林述斋在东亚学术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编纂了《佚存丛书》[宽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七年(1810)活字刊本]一书③,该书收录了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古逸书 17 种。其中第一帙所收的《李峤杂咏》二卷,第二帙所收的《文馆词林》残本四卷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资料,此两书在日本最早的传本即为写本。《文馆词林》现有日本弘仁年间的写本,距离成书时间不远。1949 年,宫内厅书陵部影印出版了神田喜一郎解说的《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八》。1969 年,学者集合高野山各寺、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残卷,加以整合影印出版④。中国学者罗国威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⑤,对现存《文馆词林》写本进行了整理。最近林家骊、邓成林又出版了新的校注本⑥。此书回传到中国后,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或以此书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或以此书保存的史料研究中古时代的文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⑦。

1884 年,黎庶昌在清朝驻日公使馆刊刻了《古逸丛书》⑧,收书 26 种 200 卷。当时驻日使馆随员杨守敬在 1880—1881 年间于日本购得约 3 万卷珍稀汉籍,《古逸丛书》即在杨守敬所购之书基础上选编而成的。《古逸丛书》所收的典籍都是在中国失传的,学术价值甚高,其中有多种典籍的底本就是日本的古写本,如《唐开元御注孝经》一卷、《原本玉篇》零本三卷半、《玉烛宝典》十一卷、《文馆词林》十三卷半、《琱玉集》二卷、《汉书·食货志》一卷、《碣石调·幽兰》一卷、《天台山记》一卷,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是《文馆词林》等书。

黎庶昌所编的《古逸丛书》所收主要为宋元版典籍。20 世纪初,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时,收集了大量写本资料。他回国之前,变卖日本宅田并将所得钱款捐给京都大学文学部,委托印刷《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⑨。1921—1942 年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分为十集 35 册陆

---

① “抄物”是日本一类特殊的文献,主要指中世时期五山禅林中的禅僧对汉籍的解说和注释,可以分为汉文抄和假名抄。“抄物”既有写本,又有刻本,而以写本为多。“抄物”在日本是专门的学问,笔者拟另文阐述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

② 关于《山谷幻云抄》,参见根ヶ山徹:《月舟壽桂講『山谷幻雲抄』考》,《東方学》第 115 辑,2008 年 1 月。

③ 关于《佚存丛书》,参见邢书航:《江户儒者林衡〈佚存丛书〉考述》,《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5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

④ 阿部隆一、尾崎康解说:《文館詞林 影弘仁本》,東京:古典研究会,1969 年。

⑤ 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

⑥ 林家骊、邓成林:《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⑦ 这方面的研究,以林家骊先生研究成果最多,他围绕此书发表了系列论文,文多不一一列举。

⑧ 关于《古逸丛书》,参见马月华:《〈古逸丛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⑨ 关于这套书的出版始末,参见静永健:《『京都帝國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鈔本』叢書出版始末小考》,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编:《文学研究》第 112 辑,2015 年。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一书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为中心探究了日本汉学界对汉籍旧钞本的研究史,并对日藏重要旧钞本《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礼记子本疏义》《琱玉集》《翰苑》《篆隶文体》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续出版。这是近世以来,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日藏古写本影印工程,造福后人匪浅。第一集收《毛诗诂训传》《毛诗正义》《翰苑》《王勃集》,第二集收《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经典释文》《汉书》,第三集至第九集收《文选集注》,第十集收《尚书》《毛诗》旧钞本残卷,其中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为《王勃集》《文选集注》等书。2020 年,宝钥斋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基础上重新编辑,并增加了一些日藏古写本,通过网上调频的方式出版了《日本藏汉籍古抄本丛刊》三辑,其中包括唐钞本《毛诗・唐风》残卷、《秦风正义》残卷,唐钞本《世说新书》卷六(第一辑),唐钞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二十九及卷三十残卷,以及《王勃诗序(庆云四年写本)》(第二辑)等皆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关①。天津古籍出版社又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合并为 12 册在中国出版,题名为《域外汉籍稿钞校本选刊: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收录了周勋初所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③,此书汇集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所收的《文选集注》,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所藏的《文选集注》残卷,是目前收录《文选集注》最全的书。2011 年的新版又增加了日本新发现的四种《文选集注》的残片和残卷;2021 年又出版改定版,替换了部分影印本页面。

2015 年,勉诚社出版的《東洋文庫善本叢書》收录了东洋文库所藏的善本古籍,其中第 12 册为日本国宝《文选集注》卷四十八、卷五十九、卷六十八、卷八十八、卷一百十三共 5 个残卷④。虽然这 5 卷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中已经收录,但前者为黑白影印,而《東洋文庫善本叢書》本为高清彩色原尺寸影印,使得古写本上的很多信息得以清晰呈现,尤其是黑白影印本上原来阙漏的字可以通过彩色影印本加以补充,在学术价值上明显优于前者⑤。

1980 年至 1982 年出版的《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12 卷⑥中收录不少古写本资料。特别是第二卷,收录了元德二年(1330)写本《文选》一卷,平安中期写本《五臣注文选》一卷,平安中期写本《文选集注》二卷,平安中期写本《赵志集》一卷,永仁元年(1293)、正应二年(1288)、宽喜三年(1231)写本《白氏文集》各一卷。元德二年《文选》写本即京都东寺观智院藏白文无注本,保存了萧统三十卷本的原貌。此本有许多批语,有些批语还引用了今天已经失传的公孙罗的《文选钞》。这些批语很多是对《文选》的注音,保存了这些文字的中古音。该书第五卷虽不是集部的文献,但与古代文学亦有较大的关系,包括长宽二年(1164)写本《法显传》一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镰仓初期写本《法显传》一卷、平安后期写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残本一卷、奈良末期写本《南海寄归内法传》残本二卷。

原藏于东山御文库的九条本《文选》⑦是一部重要的《文选》日本写本,卷末有藤原相房、藤原长英、藤原师英三人识记,可见此书是由贵族藤原家几代人抄写的,反映了藤原家《文选》学的样态。该本抄录的一些公孙罗《文选钞》《文选音诀》、陆善经注,也是《文选集注》现存残卷未见的。九条本《文选》的

① 宝钥斋策划:《日本藏汉籍古钞本丛刊》第一、二、三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20 年。

②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编:《域外汉籍稿钞校本选刊: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 年。

③ 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④ 東洋文庫监修,石塚晴通、小助川貞次解题:《東洋文庫善本叢書》,東京:勉誠出版,2015 年。

⑤ 参见静永健:《读〈文选集注〉札记》,傅刚编:《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第十三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⑥ 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会编:《天理図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東京:八木書店,1980—1982 年。

⑦ 参见斯波六郎:《九條本文選解說》,斯波六郎编:《文選索引》附录,廣島: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1954—1955 年。阿部隆一:《東山御文庫尊藏(九條家舊藏)旧鈔本文選について》,慶応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编:《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東京:汲古書院,1993 年。佐竹保子:《九條家本『文選』について》,在歷博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をむすぶ漢籍文化——敦煌から正倉院、そして金沢文庫へ"上口头发表,2012 年 11 月。池淵賢実:《九條本『文選』研究序說》,《中国学研究論集》第 6 号,2000 年。渡辺さゆり:《九条本文選巻第二における漢文注の典拠について》,《国語国文研究》第 117 号,2000 年。池淵賢実:《九條本『文選』校勘記》(1)—(3),《中国学研究論集》第 7、10、11 号,2001 年、2002 年、2003 年。还有学者对九条本《文选》进行了整理,参见陳翀:《本文の翻刻と書入注の整理九条本『文選』巻十五》(上)(中)(下の1)(下の2),《中国学研究論集》第 30—33 号,2013 年 4 月、2013 年 12 月、2014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陳翀:《本文の翻刻と書入注の整理九条本『文選』巻二十二》,《中国学研究論集》第 35 号,2017 年。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识语价值较高,日本学者已经将其辑出①。2021 年 11 月东京古书会馆发行的拍卖图录《古典籍展観大入札会目録》中公布了最新发现的《文选》古写本资料,据考,此卷亦为九条本断简②。最近出版的《文选旧注辑存》③不但利用日藏大量的《文选》古写本(如猿投神社本、九条本、上野精一氏藏本、宫内厅本、三条本、观智院本等),而且全面吸收了《文选集注》保存的唐代公孙罗、陆善经等旧注。

1981 年出版的《唐鈔本》④收录了日藏中国典籍唐钞本的书影,其中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关者甚多,如《毛诗正义》《世说新书》《冥报记》《王勃集》《赵志集》《文选》《五臣注文选》《文馆词林》《翰林学士诗集》《唐诗卷》《新撰类林抄》等。二玄社所影印的《書法名跡叢刊》唐钞本就选了两部,一部是《世说新书》,另一部是《王勃集》⑤。另外,现藏于名古屋真福寺的《翰林学士集》写本中日学者皆有整理本⑥。李峤《杂咏诗》有多种日本写本传世,大致可以分为无注本与有注本。最有价值的是唐人张庭芳所作的注本,该注本的室町时代写本收藏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等处,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⑦。

近年来,宋代以降文集的日本写本也受到了关注。1990 年,京都朋友书店影印出版了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收藏的市河宽斋《陆诗考实》写本,该书前有市河宽斋所作的陆游年谱,是东亚最早的陆游年谱⑧。京都临川书店出版的《禅学典籍叢刊》⑨全 11 卷 12 册,第 11 卷收录了宋元之际禅僧诗歌总集《江湖风月集》多种注本,其中《襟带集》为古写本。金程宇所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⑩中亦收录了一些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如第 52 册收录了久米顺利的《感兴诗笔记》,第 61 册收录的中井积德《古文真宝前集雕题》《古文真宝后集雕题》等。许红霞辑著的《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⑪收录了三种宋集的日本写本,即觉庵梦真的《籟鸣集》及《籟鸣续集》、《无象照公梦游天台偈》、《中兴禅林风月》,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卞东波编校的《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⑫,点校的久米顺利《感兴诗笔记》、加藤延雪《感兴诗考注纪闻》都是日本的写本。乔光辉的《瞿佑文集校注》⑬收录了明代作家瞿佑的《乐全稿》,底本即为收藏于内阁文库的日本写本。李杰玲所编的《日本所藏中日交流汉诗文写本》收录了日藏的清人诗文、笔谈写本,包括《陈林诗集》《以笔代言》等⑭。

日本中世时期,五山禅林中编纂了一些中国诗歌的总集,虽然这些总集并非中国学者所编,但受到中国的选本文化影响很大,如基本上都是分类(受到旧题刘克庄所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影响)和分体(主要是七言绝句,受到于济、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影响)的选集。这些中国诗

① 参见中村宗彦:《九條本古訓集》,東京:風間書房,1983 年。佐竹保子:《九條本『文選』の識語の検討》,《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 4 号,1999 年;佐竹保子:《从〈九条本文选〉所收的识语来看〈文选〉教学在日本》,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编:《〈文选〉与文选学——第 5 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年。

② 拍卖图录著录:"大江匡房卿书古文断简。(《文选》断简,永历年代笔)"然据高薇研究,此份写本为《荐祢衡表》《求自试表》断简,是从九条本卷十九裁剪下来的,而九条本为藤原家历代所抄,则拍卖图录判断为"大江匡房"所笔,似误。参见高薇:《日藏〈文选〉白文古钞引〈文选集注〉考论》,《文学遗产》2022 年第 3 期。

③ 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徐华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

④ 大阪市立美術館编,中田勇次郎监修:《唐鈔本》,京都:同朋舍,1981 年。

⑤ 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现存《王勃集》乃在日本抄写,参见蔵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東京:翰林書房,1995 年,第 69 页。

⑥ 蔵中進编:《『翰林学士集』二種:影印と翻刻》,東京:桜楓社,1989 年。村田正博、栗城順子编:《翰林学士集・新撰類林抄:本文と索引》,大阪:和泉書院,1992 年。蔵中進、蔵中しのぶ、福田俊昭:《『翰林学士集』注釈》,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06 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⑦ 胡志昂编:《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此写本实际上也掺杂了日本的文献。

⑧ 一海知义:《市河宽斋的〈陆放翁年谱〉》,一海知义:《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彭佳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⑨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编:《禅学典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店,1999—2001 年。

⑩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年。

⑪ 许红霞辑著:《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许红霞最近又整理了南宋诗僧率庵梵琮的诗集《率庵外集》日本写本,参见许红霞:《日藏宋僧率庵梵琮著作及其价值考述——以〈率庵外集〉为中心》《日藏南宋禅僧梵琮〈率庵外集〉诗歌整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9 辑,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

⑫ 卞东波编校:《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⑬ 瞿佑著,乔光辉校注:《瞿佑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⑭ 李杰玲编:《日本所藏中日交流汉诗文写本》,合肥:黄山书社,2018 年。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歌总集全部都以写本形式流传于世,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相国寺禅师春溪洪曹所编的《锦囊风月》。该书是一部大型的唐宋元明诗歌总集,收录中国历代诗歌 3000 余首①。再如江西龙派所编的《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分为 19 类,收诗 1200 余首;慕哲龙攀、瑞岩龙惺所编的《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分为 25 类,收诗约 1300 首。日本所编的这些中国诗歌总集写本中不乏在中国失传的佚诗,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近年来,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堀川贵司教授发表了这两部书的整理本②,笔者也撰文讨论了此二书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价值③。另外,堀川贵司还整理了日藏中国诗歌总集《唐绝句》(附宋元明绝句)的江户初期写本,此书所收诗歌全部为七言绝句,共计 837 首④。

三、研究: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学问世界

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学术价值得到东亚学术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国内对日本汉文写本关注最多的是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先生,他编著出版了《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第一辑 12 册⑤,又出版了《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日本诗经要籍辑考》⑥等专著。他还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有关日本写本研究的《写本例话》,其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也设立了有关写本研究的专辑⑦。

日本保存的《文选》古写本资料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傅刚对日藏猿投神社本、九条家藏本《文选》古写本进行了详细研究⑧。王玮对天理图书馆藏观智院本《文选》古写本、中国台湾藏室町初古写本都做了研究⑨。高薇对日藏白文无注《文选》古写本进行探究,并对萧统三十卷本《文选》旧貌做了推测⑩。马燕鑫对日藏《文选》古钞本中所见的音注旧家遗说进行了辑佚和考证⑪。

除此之外,有关《文选》日本写本的其他资料也得到披露。李善《上文选注表》古代无注,中国直到清代才有注释,但在日本很早就有注本,即《御注文选表》,作者传为菅原道真,虽然不能肯定,但其基本

---

① 关于《锦囊风月》,参见堀川貴司:《『錦嚢風月』解題と翻刻》,静永健编:《高松宮家伝来書籍等を中心とする漢籍読書の歴史とその本文に関する研究》,《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98 集,2015 年。

② 参见堀川貴司:《翻刻建仁寺兩足院藏『新選分類集諸家詩卷』(付同系統他本による補遺):『新選集』『新編集』研究その一》,《斯道文庫論集》第 45 辑,2010 年;《翻刻慶應義塾図書館藏『續新編分類諸家詩集』(付他本による補遺):『新選集』『新編集』研究その二》,《斯道文庫論集》第 46 辑,2011 年。此外《斯道文庫論集》还发表了堀川贵司一系列研究论文,不一一列出。

③ 参见卞东波:《域外汉籍中的宋代文学史料——以日本汉籍〈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为例》,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④ 此书有末有题识云:“永正八年(1511)辛未秋五月于镰仓圆觉寺白云庵。”但据堀川贵司研究,该书所引之诗中有后于此年者,故他认为写本抄于江户初期。参见堀川貴司:《唐絕句》,堀川貴司:《五山文学研究:資料と論考》,東京:笠間書院,2011 年,第 114—115 页。

⑤ 王晓平:《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⑥ 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王晓平:《日本诗经要籍辑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 年。

⑦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 4 集为《汉文古写本研究专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 5 集、第 6 集为《写本学研究专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2018 年),《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 8 集为《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专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等。第 4 集设有“日藏中国散佚典籍古写本研究”“日人撰著汉籍古写本研究”专栏,第 6 集设有“日藏汉文写本整理与研究”专栏,第 7 集设有“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专栏,第 8 集亦设有“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专栏等。

⑧ 傅刚:《日本猿投神社藏〈文选〉古写本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傅刚:《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又参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关于九条本《文选》,又可参见景浩:《九条本〈文选〉版本流传与文献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4 月 13 日第 7 版。

⑨ 王玮:《日藏观智院抄本〈文选〉叙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 年第 5 期;王玮:《台湾藏日本室町初年钞本〈文选〉述略》,《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⑩ 高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二十卷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9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年;高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献》2018 年第 4 期;高薇:《从“母本”到“变本”:萧〈选〉旧貌之构建尝试——以敦煌善注写本与日藏白文古钞的对校为中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9 辑。另参见高薇《〈文选〉日藏古钞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20 年。

⑪ 马燕鑫:《日藏〈文选〉古钞本中所见音注旧家遗说辑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6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代表的是菅原家的《文选》学。《御注文选表》单注的写本现存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为菅原秀长所抄。这个“御注”,在日本中世时期又产生了一种“抄物”,即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①,该书是对《御注文选表》的再注释。《御注文选表》中的一些注文可以和九条本《文选》保存的“菅注”“集注”相对应,对于了解《文选集注》的编者问题,以及日本中世时期的《文选》学十分重要。高薇通过日本所藏《文选》白文古钞本上的注记所引的《文选集注》以及《御注文选表解》,推测《文选集注》原本可能为 122 卷,从而修正了一般认为是 120 卷的说法②。

《文选集注》古写本是中日学界研究的热点③,关于此书的编者④、抄写的时间⑤、此书保存的唐代旧注、此书的文献价值,以及此书展现的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都有非常详细的讨论⑥。在中国也出版了关于此书的一些研究专著,如金少华《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⑦、王翠红《〈文选集注〉研究》⑧等。

关于日藏唐代文集写本,学界有较多的研究⑨。被定为日本国宝的《翰林学士集》写本,陈尚君认为“此集应即《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许敬宗集》六十卷之残帙”[1]42,但叶国良不同意此说,主张“此集称为《贞观中御制与应诏令唱和诗选集》”才比较合适,又从中日总集编纂传统出发认为“抄写者可能是遣唐使或经日人再转抄”[2]2。这个看法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则所谓《翰林学士集》并非“唐钞本”,而是日本写本⑩。中日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李峤《杂咏诗》的研究论著,如福田俊昭的《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⑪,日本学者还对庆应义塾大学所藏张庭芳注本进行了整理⑫。此外,金程宇发现内阁文库所藏的《李元宾文集》写本抄自宋代蜀刻本,保存了李观文集宋本的原貌,文献价值颇高⑬。

日本保存着神田本、金泽文库旧藏本、《管见抄》本、《要文抄》本四种《白氏文集》的日本写本,故《白氏文集》日本写本是日本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金泽文库旧藏本重抄自入唐日本僧人惠萼在会昌四年(844)所抄的苏州南禅院本,保存了唐代《白氏文集》“前后续集”本的原貌。除了天理图书馆影印了

---

① 《御注文选表解》古写本现藏于京都建仁两足院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会本”现已收入卞东波所编的《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第五辑)。相关研究,参见陈翀:《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 期,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文选御注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以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文选表注〉为中心》,《文学遗产》2013 年第 4 期。

② 高薇:《日藏〈文选〉白文古钞引〈文选集注〉考论》,《文学遗产》2022 年第 3 期。

③ 参见横山弘:《〈文选集注〉研究论著目录(一八五六——二〇一一. 五)》,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附录。

④ 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经藉访古志》卷六认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与”,杜泽逊、班龙门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44—245 页。又陈翀认为此书是平安时代大江匡衡所编,参见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6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刘志伟对此有商榷,见刘志伟:《〈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文学遗产》2012 年第 4 期。佐藤道生认为:“将《文选集注》认为是从中国传来的撰者未详的著作才是比较稳妥的。”见佐藤道生:《平安时代〈文选集注〉的接受》,张淘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9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⑤ 《文选集注》现存有两种传本,一为东山御文库本(九条家旧藏),一为金泽文库本,皆为日本人所抄。佐藤道生认为东山御文库本为平安前期写本,金泽文库本为平安中期写本,参见佐藤道生:《平安时代〈文选集注〉的接受》(张淘译)。陈翀认为,东山御文库本为平安后期写本,金泽文库本为镰仓时代写本,参见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

⑥ 童岭:《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研究序说——以京都大学影印旧钞本〈文选集注〉为中心》,《古典文献研究》第 14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年。

⑦ 金少华:《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⑧ 王翠红:《〈文选集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⑨ 如道坂昭广对唐钞本《王勃集》有系统的研究,参见道坂昭廣:《『王勃集』と王勃文学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16 年。

⑩ 关于《翰林学士集》与唐代文学研究,可参见查屏球:《〈翰林学士集〉与贞观诗坛——日藏古抄卷〈翰林学士集〉与殷璠“贞观末标格渐高”笺解》,胡可先主编:《惟学学刊》第二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

⑪ 福田俊昭:《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 年。又参见神田喜一郎《『李嶠百詠』雜考》,《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二卷,東京:同朋舍,1981 年;胡志昂:《日本現存『一百二十詠詩注』考》,《和漢比較文学》第 6 号,1990 年;山崎誠:《『李嶠百詠』雜考続貂》,山崎誠:《中世学問史の基底と展開》,大阪:和泉書院,1993 年;胡志昂:《『李嶠百詠』序說—その性格・評価と受容をめぐって—》,《和漢比較文学》第 32 号,2004 年;刘芳亮:《庆应大学藏〈李峤百二十咏诗注〉抄本再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3 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⑫ 山崎明:《百二十詠詩注校本—本邦傳存李嶠雜詠注—》、山崎明:《百二十詠詩注解題》,《斯道文庫論集》第 50 辑,2015 年.

⑬ 参见金程宇:《日藏〈李元宾文集〉略记》,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该馆所藏的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外，大东急记念文库也影印出版了该文库所藏的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①。日本学者围绕《白氏文集》日本写本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②，如太田次男的《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陈翀的《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文選と史記、そして白氏文集》③等，而神鹰德治的《白氏文集諸本の系譜》④对《白氏文集》的旧钞本及其与刊本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国内学者校注《白居易集》也得益于日本写本颇多，如谢思炜的《白居易诗集校注》⑤就广泛利用了日本写本。

神鹰德治、静永健等日本学者一直致力于日藏古写本的调查与研究。静永健等调查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保存的高松宫家传来的汉籍，出版了《高松宮家伝来書籍等を中心とする漢籍読書の歴史とその本文に関する研究》。该研究报告发表了很多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资料，如静永健《高松宮家伝来禁裏本「長恨歌」詩巻・「琵琶行」詩巻について》、住吉朋彦《『白氏文集』巻十六「東南行」校記》等。神鹰德治、静永健共同编著出版了《旧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⑥一书，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对日本旧钞本研究成果的最新呈现。该书所收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论文有土屋聡《唐鈔本『世說新書』について》、静永健《白楽天を“書く”楽 しみ》、金木利宪《『太平記』に見る『白氏文集』本文の交代——旧鈔本から版本へ》、森冈ゆかり《松花堂昭乘筆「長恨歌」本文について》、神鹰德治《旧鈔本『白氏文集』の諸本と『文苑英華』》、陈翀《史料としての奥書——金沢本白氏文集の巻末識語を読み解く》等。该书附录了船田想编的《旧鈔本（含唐鈔本）漢籍影印本目録［稿］》非常有价值。

宋代以降的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研究近年来也次第展开。黄希旦是北宋中期的道教诗人，其作品仅有《支离子诗》一卷传世，该集收录黄氏诗歌 70 余首，其中有《全宋诗》未收的黄氏佚诗 40 余首。《支离子诗》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内阁文库所藏两部写本。日藏写本较北大本收诗多出 1 首，且有北大本所无的元人郑本的题记以及清人王士禛的跋，对于研究宋代道教文学及中日书籍交流皆有价值[3]。宋人家求仁、龙溪编纂的《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是现存最早的咏物诗总集，现有明刻本残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而全本十八卷有日本室町时代、江户时代两种写本存世[4]，是研究中国咏物诗史以及宋人所编唐诗总集的第一手资料。学者也对市河宽斋《陆诗考实》写本编注的背景、注释的特点及其与《陆诗意注》的关联进行了详细研究⑦。金程宇对日本所藏南宋诗人方岳文集《类编分体秋崖先生诗稿大全》进行了介绍，发现该书保存了大量方岳的佚诗佚文；他对尊经阁文库所藏的南宋诗僧觉庵梦真《籟鸣集》《籟鸣续集》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全宋诗》《全宋文》皆未收梦真的诗文，《籟鸣集》的辑佚价值颇大，同时对于研究宋元之际的历史亦有价值⑧。南宋诗僧总集《中兴禅林风月》收录了 100 首宋僧五七言绝句，其中多为《全宋诗》未收之佚诗，是研究宋代诗僧及禅文学的重要资料。此书分为白文本和有注本，两者有多种日本写本传世，近年来此书得到较多的关注，许红霞、朱刚等皆有整理本，围绕此书的文献与

---

① 川瀨一馬监修：《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東京：大東急記念文庫，1983—1984 年。参见文艳蓉：《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 23 辑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 年。神田本影印和整理本见太田次男、小林芳規《神田本白氏文集の研究》，東京：勉誠社，1982 年；京都国立博物館编：《重要文化財神田本白氏文集：京都国立博物館所蔵》，東京：勉誠出版，2015 年。

② 日本学者关于日藏《白氏文集》的研究很多，无法一一列举，比较著名者，如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74 年；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神鹰德治：《〈白氏文集〉日本传播史研究》，樊可人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③ 陳翀：《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文選と史記、そして白氏文集》，東京：大樟樹出版社合同会社、浙江出版集団東京株式会社，2019 年。又参见陳翀：《白居易の文学と白氏文集の成立：廬山から東アジアへ》，東京：勉誠出版，2011 年；陈翀：《两宋时期汉籍东传日本论述稿》，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④ 神鹰德治：《白氏文集諸本の系譜》，東京：大樟樹出版社合同会社、浙江出版集団東京株式会社，2019 年。

⑤ 谢思炜：《白居易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⑥ 神鹰德治、静永健编：《旧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東京：勉誠出版，2011 年。

⑦ 参见都轶伦：《市河宽斋〈陆诗考实〉研究》，《文献》2015 年第 1 期。

⑧ 参见金程宇：《佚存东瀛的方岳诗文集及其价值》《尊经阁文库所藏〈籟鸣集〉及其价值》，均载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化价值,学者们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①。元代金哈剌的《南游寓兴集》在中国已经失传,《永乐大典》等文献中保存着其若干诗作,然内阁文库收藏此书完整的写本,中国学者利用此写本进行了诸多研究②,深化了元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明初诗僧释守仁的《梦观集》有明建文年间刊本,仅有残本存世,然日本保存着其完整的写本③。释宗泐是明初的佛教领袖,有《全室外集》流传于世,然日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所藏写本《全室稿》与传世的刻本差别较大,有数百篇刻本未收的文献[5],对于透视宗泐文集的原貌多有帮助。

四、结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研究展望

以上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典藏、整理与研究做了简略的概述,虽是挂一漏万,但也可以看出中国文集日本写本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新的学术领域,其学术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掘和提升。笔者认为将来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进一步调查与整理。目前东亚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安时代、室町时代的写本,而江户时代大量的写本尚未得到关注。笔者曾调查过内阁文库所藏的中国文集写本,除了"大学头"林罗山家族旧藏的 55 部文集写本之外,另有平昌坂学问所旧藏的众多写本。这些文集写本多有中国失传的文献,或有林家学者的批校文字,是研究东亚书籍史的第一手资料④。然而,这些写本很少得到学者的关注,也没有得到整体的研究。除内阁文库之外,日本其他公私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文集写本尚未进行详细的调查与编目⑤。所以要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进行研究,首先要摸清家底,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写本进行详细的编目和叙录,然后择要予以影印。

(二)纳入"东亚汉文写本学"的视角进行总体研究。学界研究敦煌写本之时,亦要关注域外汉文写本,反之亦然。目前学界对敦煌写本与域外汉文写本的研究尚未打通,亟须放在"东亚汉文写本学"总体视域下作整体的观照。很多日藏汉籍写本就是唐写本,多为入唐的遣唐使、留学僧带回,与敦煌写本抄写的时代大致同时,所以可以将敦煌写本与日藏写本做综合性整体研究。唐写本与日本写本在书写的形制、笔势、符号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两者出现的俗体字、异体字、简体字、省写字亦有相似之处。当然,中国写本与日本写本、中国写本与朝鲜写本、日本写本与朝鲜写本亦有不少不同之处,需要仔细的探讨。此外,也要加强东亚写本物质层面的研究,如写本的用纸、用墨、用印,纸张的物理构成、长短、大小,抄写时的行款、涂改、花押、题识,此外抄手的构成、素质,抄写的方式都值得研究。

(三)从东亚书籍史研究中国文集日本写本。西方书籍史主要建立在近代印刷书之上的,而较少对写本社会功能的研究。然而,写本在东亚一直是重要的文献载体,其在东亚社会中亦具有社会性的力

---

① 《中兴禅林风月集》除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有整理外,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亦有点校。关于此书的研究,参见张如安、傅璇琮:《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文献》2004 年第 4 期;卞东波:《〈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黄启江:《南宋诗僧与文士之互动——从〈中兴禅林风月集〉谈起》,《九州学林》第 6 卷第 3 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朱刚:《〈中兴禅林风月集〉续考》,《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4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许红霞:《略谈日藏宋僧诗集〈中兴禅林风月〉注释之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 13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等。又可参见许红霞:《〈中兴禅林风月〉注释研究》,许红霞:《宋僧诗文集在日本的刊刻流传研究》第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② 参见萧启庆:《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汉学研究》第 13 卷第 2 期,1995 年;段海蓉:《元代荂林诗人金哈剌寄寓东南的诗咏》,《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段海蓉:《从交友诗看金哈剌的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刘嘉伟:《元代荂林诗人金哈剌刍议》,《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 期;刘嘉伟:《元代荂林文士金哈剌的儒者情怀》,《管子学刊》2016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钟彦飞:《日藏释守仁〈梦观集〉抄本考论》,《文献》2019 年第 3 期;李舜臣:《释守仁〈梦观集〉刊刻与流传考论》,《文献》2022 年第 6 期。

④ 参见卞东波:《东亚视域下的汉籍日本写本——基于内阁文库林家旧藏的考察》,《南国学术》2023 年第 1 期。

⑤ 阿部隆一曾对日本现存的汉籍古写书进行简单的编目,参见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写本類所在略目録》,《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量,特别是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东亚学者通过文集的抄写、阅读,可以反馈到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中。另外,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往往包含很多东亚书籍交流的历史信息,其抄写的底本或来自中国,或来自朝鲜半岛,或用日本的和刻本加以校勘,一部写本往往反映了这部典籍在东亚三国的流传,其背后的书籍交流与文化交流更值得仔细探究。

(四)加强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现存五山时代汉文"抄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古代文集的注释,包括东坡诗、山谷诗、《三体诗》《古文真宝》的抄物,特别是东坡诗抄物《翰苑遗芳》《坡诗脞说》《天下白》《四河入海》,山谷诗抄物《帐中香》《山谷幻云抄》,《三体诗》抄物《晓风集》都有古写本存世。这批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日本传播与接受、日本对中国文学的阐释以及日本汉学史的重要资料,但目前中日学界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尚不深入。因为这些抄物体量大,需要结合五山文学史、五山学术史以及日本禅宗史加以探讨,研究难度较大,但无疑也蕴含着极大的深拓空间。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对写本本身内容的研究,很多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对于我们还原中国文学史生态,重新思考文学史发展的细节都是宝贵的新材料。从文本生成的角度,亦可研究写本与印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要将研究的范围从集部写本扩展到经、史、子部的域外汉文写本,这样对于重新构建中国古典学,以及探究中国典籍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尚君.《翰林学士集》考释[M]//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叶国良.日本抄本《翰林学士集》的若干问题[C]//中国诗学:第 21 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卞东波.宋代道教诗人诗集的日本写本:内阁文库藏黄希旦《支离子诗》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32 - 142.

[4]卞东波.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考论[J].文学遗产,2019(3):80 - 91.

[5]卞东波.明初诗僧季潭宗泐文集的版本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流传[J].中华文史论丛,2015(1):333 - 366

(责任编辑:刘伏玲)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